

What is the Shortage Economy - Revealing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Socialist Economy? 2-10. ed.
In Chinese

世界经济译丛

SHI JIE JING JI YI CONG



1983

9

赠 阅
世界经济译丛

什么是“不足的经济学”？

——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

〔匈〕 科尔内·亚诺什

开 场 白

今天的讲题是关于存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不足”现象的分析。由于商品和服务不足，人们被迫排队或者事前登记然后按次序排号等待，由此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我认为，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生活在现代社会主义之中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面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学术良心，而绝不能回避。

今天是专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困难，但这不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只有困难而没有取得成果，而是因为以分析困难为中心的著作实在是太少了。因此，在这里，我并不是衡量和比较社会主义的优缺点，而是以“不足”做为一个特定的问题来专门加以探讨和研究。

在此以前，我曾写过几本关于分析“不足”现象以及与此有关的书：《不足的经济学》（1980年）、《非价格控制》（1981年）、《增长、不足和效率》（1982年）。今天的讲演只能是提纲挈领地阐明我在上述著作中所展开的论证。

我是匈牙利人，但我今天要讲的并不是匈牙利所特有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的古典形态或者传统形态，也就是在196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在匈牙利所能看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般的抽象模式。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所展开的议论，是实证理论而不是规范理论。也就是说，我要议论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是如何发挥机能的，而不是议论应如何发挥机能。有很多文献议论这两方面的问题。例如，兰格的经典性论文《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就是典型的规范理论，它阐明了社会主义应如何发挥机能的问题，展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前景，但与现实却无联系。我关心现实，不拟就社会主义的空想和愿望发表意见，而想就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体制正在如何发挥机能这一问题讲一点个人看法。在东欧各国，通称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上是记述性的实证理论、规范理论和愿望性预测这三者的混合体，我的思想和这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严格区别的，因此，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愿望，而是现实当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关于分析不足经济的概念

（一）水平不足和垂直不足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什么叫“不足”。从理论上说，“不足”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水平不足，一是垂直不足。

水平不足存在于买方和卖方之间，表现买方和卖方两者之间的关系。这里的问题是买方

意图能否实现：实现了，就不会发生问题；实现不了，就会发生问题。这种现象，用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来说，叫做过度需求。当发生过度需求现象时，买方就要实行强制性适应。强制性适应一般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强制代替。众所周知，在一般的微观理论中有所谓自发代替一说，即买方在两种可供选购的商品当中，根据相对价格的高低任择其一，这就是自发代替。但如所需求的物品或者服务得不到供应时，则产生强制代替，此时，买方由于买不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只好买价钱贵或者质量差的。第二种为搜索。为了买到自己希望买到的东西，走街串巷，到处搜寻，直至买到或者百里寻它不见因而灰心丧气为止。这对于在东欧居住过的人来说，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毫不稀奇。第三种为延期。这就是因为买不到合意的东西，而把钱存起来，以待时机。有时，上述三种形式是会结合在一起的。搜索和延期表示购买意图的停止，而强制代替则是以需求适应供给的形式修正了购买意图，这一点需要特别提起注意，因为它包含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通常，在消费理论当中，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是可以分别成立的，但是在慢性不足的情况下，却很难把两者分割开来，这是因为需求是供给的函数，需求要经常适应于供给的缘故。唯其如此，我们所观察得到的是在现有的供给条件下经过调整和修正了的需求，而不是实际的需求。测算需求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垂直不足存在于中央物资分配机关与要求者之间。例如，中央重工业部是中央物资分配机关，那么，对它来说，就有各种中间机关（企业）做为要求者提出调配物资的要求，并接受它的分配。这些要求者所提出要求的总量如果超过中央机关所能分配物资的总量，这就发生了垂直不足现象，它虽与水平不足相类似，但从社会性、制度性来说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关系。生产者和使用者是处于同一级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中央物资分配机关与企业则是上下级之间的两级关系。

上述两种类型分别表现了买方和卖方之间、中央物资分配机关和要求者之间的两种主体关系。在经济生活当中，不足现象成为一般的普遍现象时，则会发生内部不足现象，这是一个组织内部、例如企业内部的不足。生产企业内部碰到物资短缺时，就可以说是内部不足。

例如一个化工厂需要五种原材料，其中有两种难以按照必要数量得到供应，其中特别是第二种缺口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第二种原材料投入不足而形成生产隘路，于是生产就要停止。在不足经济中，这种生产隘路是经常出现的。没有物资，零配件短缺，劳动力不足，这是常事。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劳动力不足。

在这里，需要对“不足”一词做一解释。“不足”是概括表示我上面所指出的各种现象（水平、垂直和内部的不足）的集合的名词。“不足”是几百万个微观现象乃至亚微观现象的总称，它不是以一个单一的数字所能表示的。

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会经常体验到“不足”的。重要的是，“不足”有连锁反应，即一种“不足”会引起另一种“不足”。例如，钢铁厂得不到铁矿石而不能继续生产钢铁，从而钢产品就要延期交货，“不足”连锁反应发生乘数作用，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不足乘数”的东西，这一连锁反应的过程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概率乘数过程。不足现象因这种连锁反应效果而走向极端的事例发生在波兰，那是因为供投入生产用的物资库存枯竭，连锁反应效果发生了作用，以致使经济趋于崩溃的边缘。

（二）不足和剩余

下面我要阐明的论点同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有关。根据通常的市场理论，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二者不能同时发生，因为二者都是排他的，不能同时并存。然而这是不真实的，更

正确地说，它只在亚微观的水平上才具有真实性。

现在，我们假定一种常见的交易。买主进了一家商店，看见并且买了他所希望买的东西以后，这家商店还有这种东西的库存，那么，这就表示有过度供给的存在；反之，这家商店没有那位买主希望买的那种东西，买主无法买到，这就表示有过度需求的存在。如此，在一家商店里、一个时点上所进行的交易当中，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确实是互相排斥的，然而，如将时间略为延长、将空间略加扩大，则这种排他性就不能成立。就是说，如果我们观察的不是一家商店，而是两家以上或者一个地区内的全部商店；不是一个时点，而是一整天或者一个星期；那么，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就不是互相排斥，就没有排他性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报纸和杂志，知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不足现象。从统计数字上看，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库存总额绝不少于没有不足现象的国家。这说明商品不足和商品没卖完（有未被利用的资源）这二者，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当中都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剩余”一词，在我的著作中，是作为未被利用资源的集合名词使用的，它并不包含判断价值的涵义，即并不能指明未被利用的资源是属于闲置浪费性质，还是属于必不可少的储备性质。也就是说，“剩余”一词包括了具有经济效益的库存和没有经济效益的库存这两方面的内容。

“不足”和“剩余”不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是互为因果的。二者在下述两种情形下发生因果关系。

第一，在生产上各种要素不配套。如前述化工厂的例证中，由于第二种原材料不足，其他原材料就成了未被利用的资源，成了“剩余”。类似这样的事例，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是屡见不鲜的。以东欧各国的建筑业为例，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建筑工人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情景，其原因是搞不到建筑材料。劳动力“剩余”是建筑材料“不足”造成的。同时，还可以看到与此恰恰相反的情景，即因为没有建筑工人，而玻璃和水泥堆积如山。

第二，囤积备用。囤积备用是战时常见的现象，虽并非急需，但力求增加库存。不过，虽非战时，在不足经济中生活，聪明的人也总是盘算着囤积备用的问题，因为到需要的时候不一定买得到，所以在能买到的时候就得买，以备将来之需。有这样的典型事例：见有人排队他也排上去，然后再问别人排队是买什么东西的，因为他知道反正人们排队买的肯定是市场上短缺的热门货，跟着排上去准没错。这样的事例，不仅出现在抢购生活用品的行列中，也出现在企业的囤积活动中，企业为备将来可能之需，也买现时并非急需之物。企业不仅囤积物资，而且囤积劳动力。这对于具有失业问题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听起来似乎是一种奇谈怪论；然而，这是事实。因为在不足经济的社会里，劳动力不足是个大问题，企业估计到未来的需要，在现时就得囤积劳动力。

（三）如何预测“不足”？

“不足”是一种微观概率现象，是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事实；既然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事实，就是可以测算并且可以数量化的。尽管如此，观察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在消费方面，匈牙利“不足”的指标，仅以登记排号待购的时间来测定，购买小轿车要等待二至三年；购买住宅要等待七年。等待装电话的人就更多了。

此外，还有测算“不足”的间接尺度。总库存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投入物资库存，一部分是产出物资库存。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在不足经济社会中，因囤积而投入物资的库存

增加；反之，在供给过剩经济社会中，产出物资的库存是增加的。投入物资的库存和产出物资的库存在总库存中分别各占多大比率，表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的特点。投入物资库存占总库存的比率，在资本主义国家为30%—40%，而在匈牙利却达到了70%。这是非常重要的尺度。另外，还有拒绝接受订货的尺度。也就是说，在不足经济的社会中，有因无法满足顾客的订货要求而拒绝接受订货的情形。卖方或者生产者拒绝接受了多少订货，这也是一种尺度。在供给过剩的社会中，情况恰好相反，在这里，人们都是非常高兴地接受订货，绝无拒绝之事。

除上述不足指标之外，可能还会有许多指标。在这里，我所指出的是能够测算“不足”的一些概念。但是，要想找到各种测算的尺度，人们必须具有一种坦率的态度。这不仅是对研究工作者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整个社会提出的要求。社会必须充分开放，承认“不足”确实存在，而且要热心于测算这种“不足”。愈是掩盖各种困难，就愈是难于找到“不足”的数据。没有“不足”的数据，并不能证明“不足”的不存在，而是不足经济的政府不想公布这方面的数据。这虽属非常不幸，但却是事实。社会和政府是否热心研究和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关键。拿匈牙利来说，我们对此问题非常热心，做了若干统计，因此，我们深信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有很多国家还没有公布“不足”的数据。

现在我再把话题转到“不足”指标的总量上来，这个总量并不是总计“不足”的尺度。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学碰到的非常困难的问题。

一般学过凯恩斯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过度需求总量是一个明确的概念。把暂时的分散的“不足”，以货币形式总计起来，就是过度需求总量。但是，在慢性不足的经济社会中，这一概念无法使用，因为“不足”是无法总计的。之所以无法总计，是因为：

第一，总计过度需求，纯属概念游戏。大家可以复诵一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们告诉我们：把分别计算的过度需求函数总计起来，得出过度需求总量，然后从过度需求总量中减去过度供给总量，得出净过度需求。问题是，有时计算这种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之间的净差额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同时并存。当然，计算净差额也是可以的。但计算出来的东西毫无实际意义，因为它只是一个纯粹的概念。例如甲企业因为缺一百个单位的钢材而生产无法继续进行，而乙企业恰好囤积了一百个单位的钢材却不想出售，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说过度需求等于零吗？那样说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使用从过度需求总量中减去过度供给总量的办法，求出两者的净差额亦即过度需求的净值，那么，整个“不足”的概念就将失去意义。所以说，这种计算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第二，水平不足的存在。在此情况下，由于需求要去适应供给，从而就不可能把需求同供给严格地分离开来。有人想买甲种商品，因买不到而改买乙种商品，这时买方需求因被强制适应所吸收，所以过度需求不复存在；但不以过度需求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足”却依然存在。强制代替激化了人们的不满，但是这种深刻的社会经济现象，依靠过度需求总量这样一种不明确的概念是难以分析的，依靠它既难以考察强制适应，也难以理解不足经济。

基于上述理由，在我的著作中，当展开宏观论证时，回避了过度需求总量，而是用“不足”的综合指标Z代替了这个概念，部分指标为 Z_1 ，指标函数式如下：

$$Z = f(Z_1, Z_2, \dots, Z_n)$$

关于函数值的具体计算方法，在拙著《增长、不足和效率》中有详细的说明。总之，这

个函数值并不是以货币形态表示的尺度，而是具有一定特性的指标，可以当作宏观变数来加以应用。我的讲演，大部分讲的是微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但使用指标函数进行宏观分析，这是与很多使用均衡理论分析社会主义体制的西方经济学家迥然不同的。我认为这是解决测算问题的一种更好的方法。

“不足”的各种后果

“不足”的后果，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种：

第一，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小自电冰箱因缺零配件而得不到及时修理，大至长期分配不到住房，使人们倍感不便和痛苦。我关心“不足”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我关心人们的福利。对“不足”给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带来各种现实困难问题漠不关心，却自诩为社会主义者或者说他在为保卫人们的生活福利而斗争，那只不过是空洞的口号而已。唯其如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当权者在道义上承担着必须十分关心此问题的义务。

第二，影响生产效率。除因搞不到原材料、劳动力和机器而导致囤积物资、生产中断和资源闲置之外，生产上的强制代替也是很重要的一条，例如因搞不到所需要的钢材而不得不以次代好，或者以高档钢材代替，结果制造出来的机器不是质量差就是价钱贵。

第三，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用生产关系这个术语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不仅改变物的形态和所有权，而且还结成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买方和卖方、中央分配者和下级要求分配者之间。一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不谈这种关系，但我认为把这种关系也当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考虑，是有必要的。例如，在卖方市场，就是卖方专政，买方必须服从卖方；反之，在买方市场，卖方必须服从买方。在供给过剩经济中，卖方对买方陪笑脸，献殷勤。在“不足”经济中，则是买方对卖方陪笑脸，讨好卖方；卖方摆出一副专政的架势：“爱买不买，不买拉倒，反正只要我有东西就甭愁没买主！”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中央分配者与下级要求分配者之间。

这种关系笼罩着整个社会生活。所有的人在一个星期内总要碰到几十回，在一生当中总要碰到几万回这类事情。

第四，丧失对技术革新积极性的刺激。这是上述后果的后果，也是最严重的后果。卖方或者生产者专政，就会丧失对技术革新积极性的刺激。

以汽车为例。西方世界的汽车市场是买方市场，汽车生产显然是受需求制约，而不是受供给制约。激烈的竞争对生产技术革新起着强大的刺激作用。与此相反，在东方世界，事前登记排号买小轿车需要等待五至十年。拿匈牙利来说，买小轿车，要先交一半车钱做为定金，这是义务；然后再等三年左右才能把车买到手。买民主德国出产的热门货——特拉班特牌小轿车，要等二年。而这种牌号小轿车，要是在民主德国本国购买，需要等待十年。这种小轿车是五十年代的老型号，现在只不过稍加一点小小的改进而已。订户排队要等十年，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技术革新了。汽车市场的事例虽属极端，但类似现象却俯拾即是，到处可见。

“不足”妨碍技术革新，已如上述。奖金制度可以刺激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但这种人为的办法却无法刺激出一个买方市场来，以取替由于“不足”而形成的卖方市场。只要是技术革新缺乏内在的刺激，那么，就会产生出影响生产效率提高的悲剧性后果。改革工资制度虽属重要刺激，但只要“不足”和伴随“不足”而产生的卖方市场存在，那种刺激也就只

能起次要作用，收到次要的效果。关心社会主义未来的人，必须关心不足经济这一妨碍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性问题。这虽然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能觉察到的损害生活福利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比那更为深刻更为严重的问题。

“不足”的原因

“不足”的原因有二，一是摩擦，一是吸引。

(一) 摩擦和吸引

以劳动市场为例，失业多则无劳动力不足，因此有劳动力储备存在。同样现象，也出现在消费市场上，商店里库存多，顾客就能比较容易地买到他所希望买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剩余少，则发生不足的概率高；剩余多，则发生不足的概率低。

现在把上述现象作为固有问题放在特定体制中来加以考察，也就是考察两种体制在正常状态下的特点是什么。社会主义体制在正常状态下的特点是：相对说来，剩余少而不足多。但是，这里所说的剩余基本上是指可以投入生产的有用物资，而不包括废料废品。资本主义体制在正常状态下的特点与上述特点恰恰相反，即相对说来，不足少而剩余多。所谓正常状态，是指体制的长期均衡状态，与瓦尔拉均衡概念无关。

现在，我们再用一般的观点来考察一下不足和剩余之间的关系。倘使构成体制的主体具有完备无缺的预测能力和选择最佳方案的决策能力，并且能准确无误而充分地发挥这些能力，使之见诸实际行动，那么，体制就将充分发挥其机能，使不足和剩余等于零（瓦尔拉均衡点所表示的就是这种状态）。但是，现实的体制却并非如此完备无缺，因此，不足的点和剩余的点总是要或远或近地偏离原点的。我把这种信息缺乏、决策失误和执行偏差称为“摩擦”。“摩擦”存在于一切体制之中，并非是某一种体制特有的现象。

但是，仅仅用摩擦，是不能完全说明社会主义体制的不足现象的。为了完全说明不足现象，必须把持续吸纳剩余劳动力、物资、土地以及其他资源的吸引机制搞清楚，这是社会主义体制本身所特有的，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

(二) 软预算制约

我们在专门论证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吸引机制时，应该研究一下产生这一机制的基础——制约企业行动的条件。

首先，让我们温习一下在微观理论中所阐述的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无论家庭或者企业，在选择甲乙两种商品时，总是能根据其收入多寡和甲乙两种商品相对价格高低划出一条预算线来的。在线内的，可以实现购买；在线外的，不能实现购买。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条预算线不是单纯的簿记上的规范，而是家庭乃至企业购买行为的制约，并且是事前制约。

在一般需求函数中，存在着预算制约，此乃不辩自明之前提，换言之，亦即公理。但预算制约概念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对于个人家庭生活开支，在某些方面是适用的，但对于国营企业，则不适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预算线，象橡皮筋一样，有伸缩性。因此，我把社会主义企业的预算线称为软预算制约，而把新古典理论所设想的本来意义上的预算制约称为硬预算制约。

使预算制约变软有四种办法或途径：第一，国家对陷入困境的企业给以补贴。第二，软税收制度。这与税率高低无关，而是在免税和按特例征税这样一些问题上，企业可以同当局

进行讨价还价。第三，软信贷制度。这与贷款利率高低无关，而是在信贷合同签订之后还有交涉的余地。由此可以使预算制约放松变软。当前，在国际上，软信贷制度是屡见不鲜的；在国内，则是以隐蔽的形式出现，作为国际软信贷制度的补充。第四，按照生产费用进行调整的管理价格。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固定价格是由中央当局制定的，但是，在制定价格时可以讨价还价。如此，仍然可以使预算制约放松变软。

根据上述情况，企业认为即使超过预算制约线，也不会给本企业带来任何损失，总之，赔赚都由国家包，赔了也不要紧，有国家兜着。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意义上的那种需求函数根本不能成立，相对价格决定不了需求，也就是说，价格引不起反应，或者能引起反应，但这种反应却极其微弱。企业对价格的感应性弱极了。预算制约越软越松，企业对价格就越失去反应而漠不关心。它们所关心的，不是本企业产品的销路如何，而是想方设法捞取国家和政府的补贴和援助。

观察预算制约是软的还是硬的，主要有两个尺度。第一个尺度是企业的寿命。在百分之百的硬预算制约体制之下，是否盈利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企业倒闭率很高。与此相反，在软预算制约体制之下，企业长生不老，它的寿命自然是有保证的，因为国家起着恰如保险公司似的作用。第二个尺度是企业的发展和盈利与否的关系。在软预算制约体制之下，两者关系不大。没有盈利的企业得到发展，有盈利的企业反而得不到发展的事例是常见的。

关于预算制约问题，还要说明如下两点：

第一，预算制约不仅是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是与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同企业之间有一种温情脉脉的关系，国家视企业如同自己的子女，不能放任不管。在国家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就会出现一派温情脉脉的景象；而在温情脉脉的国度，为拯救陷入困境的企业，总是要把企业的预算制约放松变软的。

第二，使预算制约放松变软，也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证明这一点。以公共投资为例，量出为入，即支出先行，然后根据支出追加预算的事不胜枚举。还有军费开支，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都有预算制约软化的情形。因此，可以说这是普遍现象。

（三）形成持续吸纳的机制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关于吸引问题的说明。首先，观察一下普遍存在的现象。企业的预算制约软化，则企业的需求就是无底洞，就永无止境，这是必然的逻辑。按照一般的需求理论来说，因预算受到制约，需求当然也要受到制约；预算不受制约，需求当然也要失去制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不均衡理论是根据工资政策和价格政策来说明过度需求的，所以对于此点的理论分析值得特别注意。当然，从表面上看，需求不会无限大，因为企业方面总会多少有点节制，它不会对国家说：“本企业的投资需求是无限的”。企业提出的需求，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在有限需求的背后，却隐藏着企业对投产物资的永无止境的渴望，这种永无止境的渴望构成永无止境的需求，而永无止境的需求就成了“不足”的原因。

形成持续吸纳或吸引过程的机制有如下五种：

第一，投资渴望和迅猛扩张。只要预算制约软化，企业保证不会倒闭，它就会感到对投资不承担任何风险，而放手投资，反正失败了有国家支持。因此，投资永无止境。这是资本

主义体制与社会主义体制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例如，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企业都自行对投资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同期，匈牙利和波兰经济条件和资本主义世界一样，也并不好，但投资愿望却和往常一样炽烈和旺盛。这种永无止境的投资渴望，就是不足的原因。投资渴望永无止境，其后果必然是不足与迅猛扩张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例如，买小轿车要登记以后排号等待十年才能买到手，这种“不足”就要促使汽车制造厂迅猛扩张，扩张就要吸引资源，从而又造成“不足”。

第二，求量（追求数量）和囤积。迅猛扩张和投资渴望是长期现象，求量和囤积是短期现象。因为有“不足”存在，企业在短期决策时，力争事前在数量上尽可能多地囤积库存，以免届时因投产物资供应不上，形成生产隘路，而招致本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这种求量和囤积，同样也要引起恶性循环，即造成“不足”。

第三，迅猛出口。这是由对进口的永无止境的需求引起的。对外贸易不是为赢利，最大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尽可能多的进口。由于对一切生产要素均具有永无止境的需求，从而对进口物资、技术和机械也就具有永无止境的需求。不管价格高低，只要能买到手就进口。整个过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要进口必须有本钱，为赚本钱就得出口。社会主义企业为扩大出口就得尽量吸纳国内资源，因而造成“不足”。

以上三者，均与企业预算制约软化有关，其根源均在生产上，与消费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第四，消费者对市场商品的过度需求。

第五，消费者对免费服务的过度需求。

后二者，即第四、第五，也存在“不足”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若干产品和服务，是免费或者以名义价格分配的，经常有过度需求存在。当然，市场商品是由工资和价格政策决定的。1980年，波兰的工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物价上涨幅度，其结果是上述第四种机制发生了作用。这是不足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事例。就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因对工资和价格进行严格的控制，所以上述第四种机制并不能发生作用。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不足”。

因此，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即使没有工资变动幅度和物价变动幅度不协调的情况，因其他机制发生作用也仍然会产生慢性不足。上述第一种机制是产生不足的主要原因，而其他机制发生作用则是产生不足的次要原因和附加因素。

结 束 语

最后，我想把我的讲演归纳成两点。

第一，“不足”绝非单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价格和工资上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亦即反映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即使采取明确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也无法消除“不足”。现在，人们在纷纷议论，应如何把真正的硬预算制约引进社会主义体制，应如何组成社会主义体制，等等。但是，我在开头已经作了说明，迄今为止，我只是致力于论述和实证方面的研究，不曾议论过应如何改革的问题。

我只想指出的一点是，即经济货币化化得不充分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家庭生活开支方面是货币化了，但在企业活动方面则是模拟式的货币化。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体制是半货币经济体制。从这种半货币经济体制向完全货币经济体制过渡，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之一。

第二，我认为“不足”并不是因为人们在主观上犯错误而产生的。当议论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时，朋友们当中总是有人说，是因为企业做计划或者中央做计划有失误之处，所以才造成了“不足”。但是，这是只抓住了表面现象的不科学的说明。一次、二次的失误是完全可能的。失误持续几十年，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失误，这是说不通的。我认为“不足”不是主观失误的结果，而是制度的产物。

不是匈牙利和波兰制订计划的人不聪明，而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当中存在着一种无限吸纳投产物资的机制，因而造成“不足”。因此，不论如何改进主观决策体制也无济于事。

(李公悼摘译自1983年3月29日日本《经济学家》杂志)

经济学的进程与发展

[美] 乔治·J·斯蒂格勒*

经济学的历史，而且我想任何一门科学的历史，都充满着代价高昂的错误——可以说是错误的思想。那么经济学家们是怎样对待这一问题的？这就是我发言的主题。

首先，我要把一门科学的未科学化阶段和科学化阶段区分开来。一门科学的未科学化阶段的特点之一是知识的不完整性。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缺乏一整批相互影响的、以毕生的精力积累知识的实践者，于是这一阶段的科学也就没有累进式的发展。

一、未科学化的经济学：重商主义

让我们来简略地回顾一下称为重商主义的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流行时间长达数世纪，广至整个英国和西欧。其中有数以百计的小册子、书籍，包括约翰·洛克和威廉·配第等巨匠之作。我对这些文献没有什么直接的了解，因为我对历史方面的研究着重于重商主义之后的阶段。但是我深感欣慰地发现，三部重要的重商主义的研究著作都与我将论述的那些特点相吻合。这些著作是埃德加·弗尼斯的《劳动者在民族主义制度中的地位》（1920），雅各布·凡伊纳的著名文章《亚当·斯密之前的英国外贸理论》（1930），以及埃利·黑克舍尔的杰作《重商主义》（1934）。

这三部评述重商主义的著作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几乎完全缺乏时间感。弗尼斯在论证中引用两篇相隔一个多世纪的著作。凡伊纳为了阐述重商主义的第一个原则——无论如何要使出口超过进口，从理查德·莱彻斯特1381年的著作开始，援引了一系列说明性的语录。黑克舍尔也很少感觉到有必要注意两个作者之间的时间距离。

第二个特点是，大多数重商主义者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毫无要利用或改进其他重商主义者的研究成果的企图。他们之间自然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但并没有形成互相批判、答复的固定交流方式。他们的著作几乎全是专题论文。

* 作者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82年诺贝尔奖金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是他在授奖仪式上的演讲词。——译者